

记忆深处

● 冀凉凉

晨光熹微,我又立于诊所门前,手指触到那冰冷的开关,略一迟疑,便按了下去,电动门“嗡”的一声启动。刹那间,总觉得看见两个身影在门口晃动。

父母在时,这门原是手动的,父亲每日天不亮就来,手里攥着一串钥匙,叮叮当当地走近,弯下腰,双脚用力蹬地,双手托起铁门,生锈的铰链发出“吱——嘎——”的声响,像一首古老的晨曲,门开了。他先拿把扫帚将门前三米地扫得纤尘不染,再用抹布将门框玻璃擦得透亮,才转身去,称那些散发着苦香的中药。母亲的手里,提着我从早市上买来的新鲜蔬菜,往厨房去。午后的母亲,左手紧紧攥着保温饭盒,蹒跚着从家里走来,左脚不太方便的她,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
我常常透过诊室内的玻璃门,看见停在门口喘气的母亲,用颤抖的手梳理着被汗水打湿的头发,默默地把饭盒放在诊室内的专用桌上,“趁热吃”是她说得最多的话。清蒸鱼、捞青菜、炒花生,都是我最爱吃的,也是母亲眼中“像样的饭菜”。我知道这些饭菜都是她算准了时间细心做成的。从家到诊室,她要歇好几次,但她执意要送来,谁也劝不住。母亲的身影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时,我记忆犹新:那天,她坐在一旁,看着我一勺一勺地吃。母亲,那浑浊的眼睛,以及她的银发,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,手指灵巧地将药材分成小堆,像是在编织一件无形的衣裳。

母亲从来不用着。诊椅上,她招呼着来来往往的患者。她曾经坐的位置仿佛还在等待主人的归来;父亲站在柜台后,一手扶着秤杆,一手往秤盘里添药,他的动作很轻,像是怕惊扰了秤杆的平衡。父亲的手指修长,捏着中药材的样子像是在抚琴,秤杆微微颤动,他的眼神专注而温柔,仿佛在秤的不是中药材而是时光的重量。母亲也来分拣药材,笑着说“这些人参要称得准些”,父亲便笑着回应“放心,我的这双手还稳着呢”,恍惚间,我还能

听见他们的说笑声,他们的声音和着药香在诊室里轻轻回荡。又听见父亲在咳嗽,母亲在唤我的小名,猛回头,却只有空荡荡的候诊室,和那排被晨光照得发亮的塑料椅。

如今,柜台上的药秤依然锃亮,我轻抚过秤盘,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,凝视着诊室,仿佛看见父亲的身影还在那里专注地称着药材,母亲的笑声似乎还在身边。我望着药秤出神,秤盘里秤着的是再也称不回的时光,望着那样沉默的药杆,望着满柜的药材,忽然觉得这间熟悉的中医内科诊所变得空旷了。药柜上的药依然整齐排列,每一个都贴着父亲亲笔写的中药名标签,他的字迹工整有力,墨迹已经泛黄。

夜幕降临,想起父亲在关铁门时,他的动作很慢,像是在抚摸一件珍宝,铁门合上时,发出一声闷响,震得门框上的灰尘簌簌落下,他站在门前,望着渐渐暗下的街道,背影和暮色融为一体。诊所门外的灯还亮着,这时,母亲又来了。端着一碗参茶,她的手有些抖,茶水在碗里荡起细小的涟漪,我接过茶碗时触到她粗糙的手掌,那里布满岁月的沟壑,她什么也没说,只是站在诊所门口,直到我喝完最后一口。

铁门的声音远了,母亲,母亲的身影也远了。父母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儿女的梦想,就像守护着这扇铁门,三十年来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铁门的声音像一根细银的银针,轻轻挑开我的记忆。我常常在开关铁门的刹那间恍惚……

母亲去后的八月半,父亲也走了。我们都明白,每天的他们俩,一前一后,无论是上街或访亲戚,任何事总是母亲先开路,父亲随后而至。

人们都说时间能冲淡一切,可这门每日的开合之际,往事便如潮水般涌来,将人淹没。我渐渐明白,有些记忆是嵌在骨头里的,随着年龄增长,非但不会消退,还会生出新的血肉来。

夜深人静时,我常常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,铁门内外,隔着的不仅仅天上人间,还有永远无法跨越的思念。

烟火诗行

童年仿佛是很遥远的事了。那时候我们住在福州五四路华侨大厦后面的宿舍楼。

儿时记忆最深的是锅边糊,那是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又最难忘的食物。每至周日,我常去于山下外公外婆家。那房子在福州五中旁边巷子里,是座白墙灰瓦砖木结构的老宅。

外婆身材矮小,背微驼,走路时两脚擦地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去外公外婆家的日子里,外公常常在一丝不苟地写毛笔字,以楷书和隶书居多。外婆则在大厅里编热水瓶竹外壳。见到我,外婆必停下手里的活,提上一个印花搪瓷大牙杯,带着我去街口那家锅边糊摊子,摊主见了她,便会舀一勺米浆沿锅边浇下,

待其凝固成薄片,铲入汤中。外婆总是站在一旁看着,不时叮嘱“快一点哦”。

那锅边糊,料极简单。不过是米浆凝成的面片,浮在清汤里,间或有些青菜叶,几粒小虾皮,再撒上一把蒜苗末。外婆端回家时,汤还滚烫,蒜苗的香气从杯口钻出来,在大厅里飘荡。我每每趴在桌上,看那热气在阳光里扭曲上升,竟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要稀罕。

外公个子不高,人精瘦,平时寡言少语,他要么手捧一卷线装书,凝神专注阅读,要么一支羊毫笔上下飞舞,挥洒自如。我喝锅边糊时,他会转头微笑着看我一眼,嘴角微动,却不出声。外婆则坐在旁边,手里继续编着热水瓶竹外壳,不时问我“够不够咸”。其实那锅边糊味道极淡,虾皮的鲜与蒜苗的香交织,倒也不必再加盐了。

后来我跟着父母去了山乡,再回泉城直至参加工作,每次重回福州,第一件事便是去外公外婆家。无论冬夏,那搪瓷牙杯总会等着我。冬日里,锅边糊的热气糊在眼镜片上,我便摘了眼镜,在朦胧中啜饮。外婆说,眼镜戴久了伤眼,不如多吃些锅边糊,“米浆养人”。我笑她迷信,却也将汤喝得一滴不剩。

外公去世那年,锅边糊摊也搬走了。外婆走了很远的路,找到新摊位,仍用那只牙杯打回来。她说新摊主手艺不如从前,我却吃不出差别。外婆自己还是和以往一样,自己不吃,只坐在一旁看我,眼神恍惚,仿佛透过我在看别的什么。她的背更驼了,走路时两脚拖地声更响,像一把钝锯在锯着时光。

后来,外婆也走了。我再去福州,发现锅边糊已大不相同。摊位上摆着鲑鱼、海蛎干、干贝、花菜之类,五颜六色,价格也翻了数倍。我买过一碗,料确实丰富,汤也浓稠,却总觉得少了什么。那

● 倪怡方

咱家的“家庭党支部”

● 蒋卫恒

验收推广,她颇有成就感。

儿媳是一名人民教师,是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,工作特别忙。她和儿子生活在离家不远的城市。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出门,回来已是星星眨眼时。虽说十分辛苦,却未道过苦说过累,脸上总洋溢着快乐。她说:学校领导和家长们对她十分期待,必须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,引导孩子们“攻城略地”。

儿子虽然不是党员,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这个家。他服务社会,工作繁忙,却从不抱怨。每次看到我们为各自的事情忙碌,他总是默默地支持。记得他有一次说过,虽然不是党员,但也是这个家的一员,更要为这个家、为社会出一份力。

目前,我还在农行上班,离退休仅几个月时间。除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外,做好“传帮带”十分必要。徒弟是个小女孩,聪颖好学,很有灵气,一点就透。单位已通知我在退休确认单上签名,说明我的人生又将进入一个新的起点。

妻子和我都是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,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了痕迹,却

从未磨灭我们对党的忠诚与热爱。儿媳年轻有活力,总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的担当。而儿子对这个家的爱、对社会的善意,丝毫不逊色于我们。

自打“家庭党支部”成立后,在家庭群里,我们经常分享着彼此的心得。如果相聚,一家人就会有说不完的话。聊聊家常,谈谈社区、单位里的新鲜事。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,也分享着对未来的憧憬。这时候,我总会想起那块“党员先锋户”的牌子。它不仅是一个称号,更是一种激励。它让我们一家人更加团结、更加努力地去做好每一件事。

清晨,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,老伴已经在厨房忙碌起来。在锅碗瓢盆的交响乐中,我仿佛听到她对生活的热爱。生活在另一个城市的小两口,应该已早早起床,他们会简单地应付早餐,却认真地准备着每天的工作。

我们各自忙碌,简单而充实,就像老伴照顾的花草,生机勃勃,仿佛也在传递着积极向上的力量。在这个充满爱的家里,我们用党员的初心,书写着平凡却温暖的故事。

蒲公英的乡愁

● 高峰

叠,黄得极正。过两日,花瓣便舒展开来,像个小小太阳。它的叶子也怪,边缘呈锯齿状,却又不是规整的锯齿。蒲公英的茎是中空的,折断后会流出白色的汁液,沾在手上,黏乎乎的,洗也洗不掉。

初夏的蒲公英开得最好。天气再热些,花就少了。它似乎知道夏日不是它的时节,赶在春末把最美的姿态展现出来。蒲公英开花很有规律,早晨太阳出来时开得最盛,午后便渐渐收拢,到傍晚几乎完全闭合。

说来奇怪,蒲公英虽平凡,却极有

韧性。无论是贫瘠的荒地,还是坚硬的石缝,它都能扎根生长。我曾见过一株蒲公英从老屋的墙缝里钻出来,硬是在砖石间开出了花。它的种子随风飘洒,落到哪里就在哪里安家,从不挑剔。这种随遇而安的品性,倒是乡下人的写照。

如今我离乡多年,偶尔在异乡的街头看见蒲公英,总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城里的蒲公英长得不如乡下的精神,花色淡,植株小,像是水土不服似的。我想,蒲公英也是有乡愁的吧,离开了熟悉的土地,便少了那份生机。

超市里的爱情

● 小夏

共枕星河

今天逛超市,被一对小情侣的甜蜜吻到了。在海鲜柜台前,女孩指着鱼说:“看上去好新鲜啊!”男孩一脸宠溺地看着女友,说:“那就买啊,回家我做给你吃。”随即好像想起了什么,不好意思地挠了下头说:“不过我没做过啊,不知道会做成什么味儿,嘿嘿。”女孩马上挽住男友的胳膊,甜腻腻地看着男友说:“没关系没关系,什么味儿我都会吃光光的。”

合适的人可能就是这样吧,即使在超市这样毫无情调的地方,也能见证爱情。如果一个人对恋爱对象的爱有疑虑,不必太多提问你爱不爱我,并为此翻来覆去求证、考验、推敲,超市就是一个检验爱情的好地方。

因为你会发现,你在超市挑挑拣拣买菜买肉的时候,爱你的人会觉得很有趣,并与你一起饶有兴趣地挑选柴米油盐。而不爱你的人,会觉得很无聊,买什么随便好了。所以我总觉得如果两个人有结婚的打算,不用去远游一次,经常一起逛逛超市就好了。

我见过用手推车推着女友逛超市的,女友用手指哪男孩就迅速推车到哪,看着都让人眼热。也见过男孩只是负责推购物车,跟在女友后面亦步亦趋,一副听天

城市“护灯”人

喧嚣的十字路口,你高空值守。烈日见证了,你的刚毅与温柔。

吴泽荣 文/摄

简单的米香、虾皮的微咸、蒜苗的辛烈,竟成了绝响。

那一年去省城开会,特意去了趟于山下的福州五中,外公家的房子早已经拆除,新建了商场和楼盘。我在附近发现一家老店,招牌上写着“传统锅边糊”。进去要了一碗,老板是个年轻人,锅边糊里加了香菇和肉片。我问有没有更简单的,他诧异道:“那样没人吃的。”我默然,忽然想起外婆的牙杯,杯底积着的一层米浆垢,那是岁月沉淀的味道。

外婆的锅边糊,终究是随她去了。世间万物,原不过是一勺米浆沿锅边浇下,凝成薄片,旋即被铲入沸腾的生活中,化于无形。我们怀念的,从来不是食物本身,而是那个站在锅边等待的身影,那双布满皱纹却稳定的手,和那个再普通不过的周日的早晨和黄昏……

搪瓷牙杯如今不知流落何方,或许已被当作废品熔化。唯有那锅边糊的滋味,顽固地留在舌尖,成为我对福州最深的记忆。

哦,怀念以前的时光,更怀念外婆的锅边糊。

时光结绳

在我的记忆深处,清蒸淡水鳊鱼不仅仅是一道佳肴,它承载着生活的烟火气,更蕴含着难以言喻亲人之间的温情。

记得多年以前,每逢佳节,家中的餐桌上经常会有这道清蒸淡水鳊鱼。喧嚣的菜市场,鲜活的鳊鱼在水里扭动着身躯,那光滑的体表泛着润泽的光,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活力。我挑出一条最为灵动的,想象着它即将在我的脑海中幻化成一道美味。

记得每次鳊鱼买回家后,我总会好奇地看着妻子熟练地将鳊鱼宰杀、去内脏,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娴熟。清洗干净之后,切成块状,然后淋上一层料酒,加入适量食盐、抓匀摆入盘中,将黑豆豉、生姜切片和蒜末放到鳊鱼上面,大火蒸10分钟。简单的调料仿佛赋予了鳊鱼灵魂。

当妻子把鳊鱼放入蒸锅的那一刻,我会守在厨房门口,看着那蒸腾的热气,仿佛看到生活的热情在熊熊燃烧。时间在等待中悄然流逝,厨房里渐渐弥漫起一股淡淡的鱼香,那香气如同一只无形的手,轻轻撩拨着我的味蕾,让我忍不住直咽口水,盼着清蒸鳊鱼能快点出锅。

终于,妻子小心地打开锅盖,一股浓郁鲜香扑鼻而来,让人垂涎欲滴。热气腾腾中,那一块块色泽洁白、鲜嫩多汁的鳊鱼呈现在眼前,仿佛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出锅后倒掉汤汁,撒上翠绿的葱丝,那一抹绿色宛如春天的使者,为这道美食增添一份生机与活力。将葱头油加热至冒烟,然后均匀地浇在鳊鱼身上。“滋滋”的声响在耳边响起,那是葱头油与鳊鱼碰撞的美妙旋律。葱头油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,与鳊鱼和豆豉的味道相互交织,形成一种诱人的香气。

妻子把清蒸鳊鱼端上餐桌时,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鳊鱼放入口中,那鲜嫩的肉质在舌尖上轻轻散开,细腻而爽滑,带着鳊鱼本身的鲜美,豆豉的醇厚、葱丝的清香、葱头油的浓郁,各种味道在口中交融,仿佛一场味觉的盛宴,每一口都仿佛能品尝到生活的美好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,一边品尝着清蒸鳊鱼,一边欢声笑语,那温馨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。

每当在外面的餐馆看到清蒸鳊鱼这道菜时,我总会毫不犹豫地点上一份,然而,却总觉得那味道似乎没有记忆中那么令人陶醉,或许是因为少了家中的温暖氛围,少了亲人的陪伴。后来,我也学会当下手,一起享受“买鱼—杀鱼—蒸鱼—尝鱼”的全过程。女儿离开家乡,在异乡求学和工作的日子里,常常心心念念妈妈做的清蒸淡水鳊鱼。

如今,每次在市场看到鲜活的淡水鳊鱼,我总会想起品尝清蒸鳊鱼那些美好的时光。于是,我也试着用心制作清蒸鳊鱼这道菜。当我把做好的清蒸鳊鱼端上餐桌,看着家人满足的笑容,我仿佛又回到了旧时光,感受到那份浓浓的亲情和温暖。

清蒸淡水鳊鱼,不仅仅是一道美食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,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人深深的眷恋。在岁月的长河中,它的味道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间,成为我心中永恒的回忆,成为生活中最美好的馈赠。

清蒸淡水鳊鱼

● 郭芳读

